

那年我八岁

顾 工



那年我八岁

顾 工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 丛 书 顾 问

包 蕾 严文井 张有德 陈伯吹
陈 模 孟伟哉 洪汛涛 贺 宜
浩 然 魏 巍

(按姓氏笔划为序)

那年我八岁

顾 工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3.625 印张 48 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5,200册

统一书号 10302·29 定价 0.66 元



顾工简介

1928年11月诞生于上海市。在北平读书到高中。1944年回上海参加地下党。1945年夏，去苏北参加新四军。1950年解放南京后，从事专业创作。多年来，出版过诗集、小说、散文集二十多种；发表过剧本、电影剧本十余部。

童年，都是金色的吗？不，
有灰白色的，有桔红色的，有
淡绿色的，有天蓝色的……我
的童年是什么颜色？你的童年
是什么颜色？书的中读者，请
你告诉我，帮我告诉我……

阮工

目 录

推开人生的门缝	(1)
我们家的小院	(2)
全班的山大王	(8)
爱闹鬼的花园	(14)
最要好的朋友	(22)
你看桑叶象什么?	(28)
野鸭湖, 可真美	(35)
听, 炮声响了	(42)
大黑老鼠的火葬	(48)
白头和黑头	(54)
画糖稀的人	(61)
中国, 你不要哭	(66)
杂耍场的戏剧	(74)
我不怕, 姐姐	(81)
夜色中的奇遇	(87)
污血, 染红铁轨	(96)
警绳, 绑着一串人	(104)
苹果花还在开放吗?	(112)

推开人生的门缝

那年，我八岁。

我不知道别人八岁的时候，是怎样想的；我在八岁的时候老是在想：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儿？要到了二十八岁呢？到了三十八岁呢？到了四十八岁呢？到了……哎，真是不敢再想象，要是到了五十八岁……

唉，现在我可很快就要五十八岁了！

到了我现在这把年纪，又总是喜欢回过头来想：我四十八岁的时候，三十八岁的时候，还有二十八岁，十八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儿，什么样儿？……

这些天，我总在想：那年，我八岁的时候……

八岁，是一个人在推开人生的门缝……

八岁，是在开始从人生的门缝里窥看世界……

我的八岁，是充满着悲哀和欢乐，充满凄凉和向往；我看到亲人的死，看到想不到的坏人的活。死和活，活和死；丑和美，美和丑，在交织，在搏斗。在世界阔大的空间；也在街道，在家庭一个个小小的角落……

喔，原来地球就是在这样地转动……

我们家的小院

拥挤的火车，把我们全家从拥挤的上海，带到北平这座空空落落的城市。这里，连风似乎都很寂寞，穿过没有



行人的城门口；在城根底下无聊地窜来窜去，拾起几片枯黄的冬叶！抛起又扔下，扔下又抛起……

就在城根底下，我们家租到一个小院。

小院门口，蹲着两个小石头狮子，狮子脑袋上的卷毛，都让人给磨光了。狮子变得很难看，光是咧着嘴，瞪着眼。进门是扇影壁，影壁上用转体（后来我才知道叫篆体）刻着“吉祥”二字，是刻在一个大圆圈里。

小院正面是三间大北屋，两边还有两间小屋。

我们全家就在这里宽宽绰绰地住下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北屋。小姨住东厢房，小舅住西厢房。北屋，有一间是工作间，我爸爸坐在这里收发电报。

收发电报，现在每座电报大楼里都有。但在那时候，可是个洋玩意儿，洋得不能再洋。中国很少人能认识这些曲里拐弯的字母，更不会用打字机打下这些小蚂蚁似的文字。我爸爸呢？他都懂，都会。

我爸爸是大学生。他在上海念到大学毕业，本来想去留洋，后来又想去东北打日

本。临走的时候，有个叫“组织”的，叫他别去，叫他去考外国人办的电讯学校。我父亲去学了好久好久。后来，有个外国通讯社的领班，到学校来挑人。他问我爸爸：

“北平，中国的文化古城，你去不去？”

“嗯——”我父亲皱了半天眉，还是在“嗯——”

后来，我父亲悄悄去问了那个叫“组织”的，才答应去，才全家搭火车到了北平——这些事，都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关起房门来悄悄说的。我躺在蚊帐里要睡没睡，却支楞着耳朵，什么都听到了。

大人总以为我才八岁，什么都不懂；其实呀，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懂。

我爸爸戴着耳机收发电报的时候，谁都不能进他的屋，更不能说话；我们要一说话，外国传来的电码，我爸爸就会听不到的。

所以，我们家，总是静悄悄的，连走路都是轻手轻脚的。谁都不准咳嗽——只准我小姨一人咳嗽。她虽然只有十七岁，可是她已经得上了肺病。她的脸颊瘦瘦的，红红的，

红得特美。

我总喜欢一人端着一张小板凳，坐在北屋的屋檐底下，数着院里的一棵棵树：紫丁香，白丁香，海棠，苹果，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我不知道那藤萝架上的藤萝，算不算树，要算，那么我们这小院里，一共有八棵树——正好，和我的年龄一样。

我真希望春天快点到来。我希望每棵树都快点儿开花，长叶。妈妈说：过了年，就是春天了。可是，现在过了年已经好多好多天了，春天好象还是没有一点儿影子。

小舅说：春天先到南方。

小姨说：春天不爱北方。

我坐在小板凳上，悲哀地想：我们还不如住在南方，不到北方来哪！那儿船多，河也多，还有汽笛叫得特欢，在冬天也叫。不象这里，只有风，挺冷的风，在荡来荡去，荡来荡去……

最古怪的，是我们这小院的树棵中间，还立着根天线杆子。这杆子真高，它有一百个我这么高，有十间屋子这么高。它象是这些树木的长辈或爷爷，树木围绕着它，就象

一群小儿孙。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这天线杆子是干什么使的。我想：我将来能爬到杆子顶尖上，一定能用手摸到月亮，能采下好多星星……可是，我总也长不大，人长得真慢。我在我们搬进来那天，就紧贴着这杆子，比齐着头顶，在杆子上用小刀刻了个道道。以后，我天天起床后，和这横道道比量，我总也没有超过它。

我仰望着这根高高的天线，又很悲哀。

院门口停下一辆小汽车。这里的小胡同极窄，我不知道这小汽车是怎么跑进来的。从车上走下三个外国人，都是黄头发，蓝眼睛。我不知道他们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他们身后，还跟着个中国的巡警。

我赶紧扔下我的小板凳，扔下我的悲哀，往屋里撒腿就跑。我那时候，是什么生人都怕，不过最怕的是外国人和巡警。为什么怕，我说不上来。

我听我小姨和小舅告诉我：外国人都住在东交民巷。本来我们收发电报，是归那个

外国通讯社的，也应该住到那个巷子里头去；可是因为我们是他们雇的中国人，所以住不进去。我老纳闷：东交民巷不是在中国吗？中国人怎么不能住中国的地方，外国人倒能住？小舅说：外国人有洋枪洋炮，你要不让他到中国来住，他就用枪炮打你，连几丈高的城门楼都能轰开。外国人就这么凶，这么横不讲理。

不过，爸爸好象不太怕外国人。他刚收完电报，就迎了出来，不点头，也不哈腰，只是用我一句也听不懂的外国话，和他们交谈。外国人很神气，进屋先用手帕捂鼻子，然后用手摸着收发报机，问这问那，拿起我爸爸刚用英文打字机打录下来的稿子，看了又看。

外国人皱着眉，看了看我那矮小的母亲，愣头愣脑的小舅，还有清秀的脸色绯红的小姨；还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拍拍我的头——拍得我全身直发毛。

外国人挥挥白手套走了。

巡警站在小汽车的踏板上。

我心里发凉，感到很委屈。我想起，我

有天站在院门口，骑在小石狮子的背上，街上走过几个野孩子（我当时认为除我是个家孩子以外，别的孩子都是野孩子），他们指戳戳地说：“看看，南蛮子，二毛子。”

什么是南蛮子？我问小姨。

她说：就是南方人。

什么是二毛子？我问小舅。

他说：就是给外国人办事的人。

小舅以后见野孩子，在我家院门口戳戳点点，就扑出去追打；简直象是老猫扑小鸡，扑得满胡同都是一片叽叽嘎嘎的叫唤声……

全班的山大王

我上学了。

我的学校不远，穿出这条胡同，再拐过一条胡同就是。不过，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的行程中，常会遇到几条吓人的大狗，它们卧在门口或门洞里，见我走过，就窜出来“汪

汪”乱吼。我总是害怕得甩着书包狂跑。

还有，到了学校我也受欺。

我走进三年级教室——我在上海已读完一、二年级。我是全班最小的一个。我的打扮也是班级最特别的一个。那时，北平城里的小学生，全剃光头，全象和尚庙里的小和尚；只有我，我妈妈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给我留了个小分头。因此，我一进校门，小同学们就对我唱起了自编的歌谣——

小分头，二两油，

苍蝇叮，蚊子咬，

变成一个驴粪球。

我还听不大懂北平话，反正我知道这不是好话，是在骂我，糟踏我，可是我不敢告诉老师，老师也是北方人，他一定向着北方孩子。我只敢回去向妈妈哭诉。

我妈妈的性子很刚，很烈，天不怕，地不怕。她一听，就勃然大怒，一把拖住我，要拖到学校去找那些小野孩儿讲理。我哪里敢去，死赖在地上不动。

爸爸脾气好，是个和事老。他给出了个很妙的主意：“明天，叫杰雄陪他一起上

学，作他的保镖。”

杰雄，是我的小舅。他比我大一倍：十六岁。他爱看武侠小说，三侠剑、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他都看得入迷。他常对我说，他一举手，手指头尖上就能出一道白光，白光里有一把看不见的飞剑……

在这世界上，我最佩服的就是我这小舅。

有小舅作我的保镖，那准保比黄天霸还厉害，在这天底下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狗，去你的；小野毛孩子，去你的……

那时候的私立小学，只要肯交学费就行，全不论你学识深浅，岁数大小。小舅和我一起走进教室，用一张课桌，坐一条板凳。果然，震得那些小毛孩子，一吭都不敢吭。我那十六岁的小舅，在这里简直是鹤立鸡群，虎落羊圈。

可是，有些小毛孩子，不敢给你来明的，不敢唱“歌谣”，就给你玩儿暗的。他们在打下课铃的时候，在我和小舅的座位上，涂上一大片湿墨。再摇上课铃的时候，我和我小舅往座位上一坐，立即湿墨全都黑黑的

印到裤子上。

我俩不知道，周围都在“吃吃”地笑。

等到回家，妈妈给我们洗换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唉，把一盆清清亮亮的水，全都给泡黑了。

小舅知道让小毛孩儿耍了，气得又攥拳头，又咬牙。

第二天进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他象老鹰抓小鸡似地抓住班里的小同学，拧着胳膊，掐着脖子问：“昨天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招，快招！”

小同学一个个都痛得吱哇乱叫：“哎哟，哎哟，干嘛，干嘛，是我吗？是我吗？找得着我吗？”

很快，小舅就征服了全班这些小喽罗。他成了全班的山大王。上课的时候，听老师的；下课以后，就得全听他的。他叫去捉蚰蚰儿（即蟋蟀），就得捉蚰蚰；叫去掏家雀儿，就得掏家雀儿；叫去挖水牛儿（即蜗牛），就得挖水牛儿。

挖到水牛，小舅喜欢拿自己的水牛儿尖尖，和别的孩子的水牛尖尖顶，看谁的坚